

庆祝新中国成立

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

——红军为什么能冲出绝境？



游人在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内参观(6月28日摄)。



这是位于广西灌阳县的新圩阻击战发生地(6月28日无人机拍摄)。

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入广西,打响著名的湘江战役,这成为红军长征开始以来最壮烈一仗。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减至3万余人。红军遭遇空前的艰难危险:地理上的天然屏障,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内部“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这使力量已经比较弱小的红军濒于绝境。然而,在困苦磨难中,红军却变得更加强大,最终取得胜利,并为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为了大局而置生死于度外

兴安县城首至全州县屏山渡口的几十里湘江江面,宽处不过一两百米,窄的只有几十米。80多年前,中央红军付出巨大代价,从这里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距界首渡口仅几百米的一座叫“三官堂”的祠堂见证了历史。彭德怀曾把指挥部设于此,指挥红三军团部队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看,那片树林后面,就是湘江。敌军见正面攻击不行,就改从两侧上来。”兴安县长征史研究专家、县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兴华站在昔日阵地上对记者说。这是界首渡口附近的光华铺,小山包上矗立着一座红军墓,中间大碑旁侧有两座小些的碑,刻着两个名字:沈述清和杜中美。沈述清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团长,他在11月29日的战斗中牺牲,杜中美立即受命接任,又在当天捐躯。

在灌阳县持续三昼夜的新圩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红十四团团长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都英勇牺牲,阻击部队伤亡2000多人,坚持到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全部过江。在全州县脚山铺阻击战阵地上,26岁的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不当俘虏,开枪自杀。灌阳县史志办主任史秋莹说,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指战员心里很清楚,他们背后就是中央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哪怕牺牲再大也决不后退一步。“红军将士顾全大局,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他们用理想信念和英雄气概粉碎了困难。”她说。湘江之战中,当地百姓帮助红军架浮桥、送粮草,救助红军伤员,为红军冲出绝境提供了大力支持。

人人心中都有坚强意志

主峰海拔2100多米的老山界,是红军

长征越过的第一座高山。这里的悬崖上瀑布飞溅,森林茂密,雾气缭绕。即便是乘车上山,也能体会到山势的危险。

很难想象,当年渡过湘江的红军,在敌军追击、人员疲惫、粮食匮乏的情况下,是如何翻越这座大山的。陆定一在《老山界》中写道:“肚子很饿,气力不够,但是必须鼓着勇气前进。”

他记叙,翻越老山界中,他和大家“一路上都在写着标语贴”,“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强的意志灌输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饥饿,疲劳甚至受伤的痛苦都被这个意志克服了”。

就在老山界主峰下面的千家寺村,留下一座红军“标语楼”。“当红军有田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20多条标语刷在红军宿营的一座寺庙的墙上,字体遒劲昂扬。如今这里矗立着一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红军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在大力宣传革命理想,这体现了必胜的信念。”陈兴华说。

发动和依靠群众,是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在翻越老山界时,瑶族民众为红军做向导,提供饭食,成为红军继续长征的有力保障。

这时,广大指战员也纷纷质疑博古、李德执行的错误路线。“从老山界开始的争论,持续到湖南通道境内。”《红军长征史》写道。陈兴华说,这为红军实事求是制定正确战略方针打下了基础,促成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钢铁战士铸就不朽丰碑

抢渡湘江,翻越老山界后,红军还经历数百场战斗,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评述:“长征的艰苦,锻炼了人们的纪律性和献身精神。”德国友人王安娜写道,长征的激烈战火把部队“锤炼成钢铁战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红军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

如今,红军烈士倒下的地方,分布着宽阔平坦的马路和美丽整洁的村庄,当年的战场上矗立起了纪念馆。

在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里,3000多名红军烈士的名字被镌刻在墙上。灌阳县党史专家文东柏说,当地群众不希望英雄们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因此多年来各方不断努力,尽可能找到所有牺牲在此的红军英烈名字。

脚山铺阻击战米花山阵地旧址附近,一座红军烈士墓碑上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亮得耀眼。村民蒋石林的爷爷蒋忠太80多年前把湘江战役的7名红军烈士埋葬在这里,从此一家五代人每年清明和春节都来祭扫,并向访客讲述红军故事。

在灌阳、兴安、全州等地的湘江战役旧址,每天都有大批各地群众前来瞻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长征中体现的对党忠诚、信念坚定、顾全大局、担当牺牲精神。”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赵晓刚说。

新华社记者 黄浩铭 朱超 张瑞杰 (新华社南宁7月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周年

何须马革裹尸还

——重访红二、六军团出发地

出生于1949年的贺学舜,与新中国同龄。这位家住湖南桑植县的贺家人,提及长征,总会说起一幕情景:

“1935年冬天,贺龙牵着马喊我爷爷贺助臣去刘家坪开会。我奶奶把马牵上来,后面还跟着我爸爸,只有8岁。我奶奶不舍得我爷爷去,哭了一个晚上。”

贺学舜说,分别那天,贺龙给奶奶三块大洋,奶奶不肯收。“贺龙就把三块大洋塞进我父亲手中,说‘兄弟,你拿起,听话’。然后,就和我爷爷骑马往刘家坪方向走了。”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日晚,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率领下,红二、六军团告别了他们经过艰苦斗争创建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告别了患难与共的父老乡亲,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贺龙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桑植。

20世纪30年代,红二、六军团在中央苏区之外,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红

军长征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发动攻势,调动和牵制了敌人11个师又2个旅的兵力,部分打乱了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的行动。后来,国民党军队加大对红二、六军团的“围剿”,在严峻形势下,经中央同意,两个军团决定突围。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齐聚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央决定成立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贺龙任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他们继续北上,穿越草地,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顶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这首《十送红军》,至今仍在桑植县流传。

桑植与红军相关的民歌还有许多,例如“红漆桌子四四方,不打胜仗不回乡”“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这些歌曲,表现了红军与百姓的鱼水情深。”桑植县党史研究专家覃章衡说。

记者在桑植看到,昔日红二、六军团长征

出发地的一片水田,已被保护起来。它边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碑座上刻着红二方面军的部分烈士名录。

贺龙的故居也得到恢复和修缮,并在附近建立了贺龙纪念馆。“贺家人跟着共产党奋斗,就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朴素理想。”贺学舜说。

贺龙的父亲贺仕道、姐姐贺英和贺茂妹、妹妹贺满姑、弟弟贺文掌,都被反动派杀害。“贺龙家族为革命牺牲了100多人。他们坚守崇高革命理想,无私无畏英勇献身,值得我们传颂和学习。”覃章衡说。

记者来到桑植县,看到各级党员干部正为夺取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而奋斗。县扶贫办主任熊基林说:“我们发扬的,正是红军的舍小我为大我的牺牲精神。”

如今,在贺龙纪念馆前坪,矗立着一座贺龙雕像。雕像上的贺龙面带微笑,昂首挺胸,大步向前。

当地人为这座雕像取了名字——“回家”。
新华社记者 柳玉敏 袁汝婷 马云飞
(新华社长沙7月6日电)



①人们在湖南桑植县洪家关乡贺龙桥前唱民歌(6月20日摄)。

②这是位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乡的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旧址(6月19日摄)。

③这是位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乡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6月19日摄)。

